

[ 海天片羽 ]

# 从新加坡总统国宴说起

■ 景柱

2011年10月，第十一届全球华商大会在新加坡召开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做了主旨发言，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参加了对话晚宴，总统陈庆炎先生宴请了会议代表。笔者作为海南代表团团长有幸参加了所有仪程，但让我深思的是新加坡总统国宴。

10月6日晚六点半，百余名会议代表应邀来到总统府，温馨礼貌的安检后，大伙在宴会休息厅一边轻松休闲，一边恭候总统大驾。泰国大老板谢国民憨态可掬地和老朋友开玩笑；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则像尊佛爷般微笑地倾听；新希望老板刘永好端杯可乐四处低调地打招呼；而万科老板王石却骑士般挺直地站在一角，一脸严肃睿智，一身干净利落。我走上前去问王石：“王总退出江湖了吗？”“谁说的，我还是董事长。”他两眼一瞪，光芒四射地回答我。“还爬山吗？”我换了个轻松话题。“山不爬了，准备航海。”他脱口而出，显然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上百遍了。

大伙正在三三两两地交谈着，一位白发苍苍、红光满面的老人已经悄无声息地进来了，逐一和大家握手问候。过了一会我才反应过来，老人正是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先生。总统一脸慈祥，一身谦和，身边没有一群凶神恶煞的“小平头”打场子，只带了两个礼兵，一男一女。礼兵的动作和总统的

举止相当默契，若不是一身礼服，倒像是孙子孙女陪着爷爷来参加一个轻松的Party。

国宴有六道菜，其中包括一道面条、一道甜品、一道水果，道道量少而精致。主宾致辞后，总统和大家一起用餐，主宾没有提议大家干杯，也不见争先恐后者抢着给总统敬酒，更不见国内逐人敬酒打圈的混乱局面，一切都是那么祥和泰然。不一会儿，来自大陆的老板们忍不住地推杯换盏了，场面稍有嘈杂，但亦无失态之士。国宴服务员个个大厨出身，一脸真诚、一身素洁，不像国内的高档宴会，服务员都是一道风景线。在国宴厅的一角，交响乐团在低调演奏，没有华丽的舞台，也没有主持人喧宾夺主，让人回到了文艺大篷车时代，亲切之情油然而生！我当时联想到中央电视台，前几年感觉中央台就是北京台，这几年感觉中央台成了“主持人家”，主持人越来越喧宾夺主，甚至霸占整个栏目自娱自乐、自我包装，相互炒作。

国宴之后回到宾馆，夜不能寐，浮想联翩，思绪万千！

新加坡国土六百多平方公里，不足海南岛的五十分之一，人口不足六百万，略少于海南省。标准的弹丸之地，人多地少，资源匮乏，但却国泰民安、政通人和。国民皆不知地沟油，也不懂得三聚氰胺。新加坡的城市规划，精致到每栽一棵树都要研究对生态的长

远影响并且建立编码档案。新加坡发家于东

西方贸易客栈，功成于东西方经济翻译、政体翻译和文化翻译。新加坡长期重视人才与教育，培育金融软环境，倡导优雅社会和文化创新，成功地定位了国家战略支点，长期富甲一方，并为世界输出一流的智力与管理。在国际舞台上，新加坡多年来一直小国大作，四两拨千斤，颇具影响力。

我并不想评论新加坡当局的政治观点，但我认为新加坡是儒文化与西方法制文明相结合的完美试验田。其文化内涵决定着国民规范内敛、朴实向上的行为方式，很值得我们学习。

本届几千人的华商大会除总统国宴外全程自助餐，几百名志愿者服务得平实周到，大会文艺演出《鲤鱼跃龙门》则是工作人员业余彩排而成，没“星”没“腕”，却也激动人心。欢迎晚宴会借用了新加坡环球影城水上世界的露天场馆，场外提供自助冷饮，场内几千名全球华裔政界精英席而坐，其中包括中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先生。主席台的背景板精致到一个人就可以背走，简捷的致辞后是一段精彩的水上表演，之后徜徉环球影城，周边十几家风味餐馆则不间断地为客人提供自助餐。我感觉整个晚会开支小于国内多数房地产项目的开盘费用。

不过给新加坡人添堵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晚会后场地一片狼藉。由此判断，世界

华商大会目前仍处于鱼目混杂阶段。

新加坡在市内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建设了大批“公屋”，面积约为20-60平方米。导游告诉我，中心家庭或35岁以上的未婚人士只要符合条件均可申购，价格约为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。“公屋”居住五年后可以对外出售，当事人还有一次申购机会，不过要排在所有第一次申购之后。如果没钱购买，亦可租居“公屋”，租金约为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。当然，作弊购租“公屋”者会受到严惩。就这样，在寸土寸金、房价奇高不下的新加坡，居然做到了“居者有其屋，富者可大屋”。我专程到“公屋”区逛了一圈，看到小区居民其乐融融，怡然自得，颇有点世外桃源。

不可思议的是新加坡至今尚保留了“鞭刑”。这种传统“家法”虽然残酷，但对惩戒对象而言，可能比判几年刑简单奏效，也大大减轻了国家司法负担。不过“鞭刑”一直遭到西方所谓人权主义者的强烈反对。

相比新加坡的富而不淫，我强烈感觉国内的很多活动实在是铺张浪费，挥金如土。上梁不正下梁歪。这些年，各地“手写GDP”，比着大手笔、争当试验区”。在一片灯红酒绿中，听得最多的话题是房子、票子和帽子；看到最多的景象是夤缘而上、拉拉扯扯、吃吃喝喝。不少人温饱足而思淫欲，仓廪实而丢礼节。而长期的通货膨胀显然加剧了文化背叛与道德沦丧，社会风气江河

日下，假冒伪劣充斥天下，很多正事不能正办，正事无法办正。

道家曰：“盛则衰，至则返。”如日中天，行将西下；风水流转，富贵不过三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太平盛世并不多见，相隔几百年，每次几十年而已！中华盛世每次都来之不易，盛世之后总会遇到新的挑战甚至更多灾难。我们不应该陶醉于当前的“太平盛世”，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，我们需要加快建设法制文明并重塑国民信仰。

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。社稷无魂、浮生若梦，灾厄免于今而会现于后，祸之祛于甲而会见于乙。

想到海南国际旅游岛，作为富岛战略毋容置疑。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，海南首先是个避寒岛，客人冬天来了，夏天走了，更重要的是旅游产业不等于旅游地产。我记得王岐山副总理曾讲过：海南要有序地科学开发，不低级开发就是留给全国人民的最大财富。新加坡在东海岸围海造田，绿树成荫，尊重大自然，造福于子孙后代。而我们全岛沿海岸线种楼栽房，砍掉了大量海防林，不知将来会有何种后果！短暂暴饮暴食的土地财政后，长官可以豪迈地大谈改政，而普通老百姓却只有两个感觉：一是房价贵大了，二是电价涨疯了。

令人惊讶的是新加坡作为国际旅游名胜之地，居然在一个岛区内建有庞大的重化产业。这让我想起了海南多年前高喊打造的“西部工业走廊”，这些年忽冷忽热，差点成了不伦不类。庆幸的是在海南国际旅游岛的热浪中，一些有识之士一直没有放弃新兴工业和热带高效农业。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并不矛盾，两者可以相得益彰。

匹夫切切，危言耸听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谨望各路看客见谅！

[ 心窗小语 ]

## 新加坡的中秋

■ 燕南飞

中秋节走得实在是有些远了，心情却不肯跟着走，老想着还是过节，就还是花好月圆。

今年的中秋，因为先生的到来，新加坡的月亮显得比往年圆了一些——其实那天，是下雨的月亮，并没有。

华人离家远了，就特别爱过家乡的节。仿佛家乡的节过得多了，就离家近了。新加坡的中秋节来临之前，商家跟国内是一样的，各种月饼摊位早早的就搭建起来；月饼也长得跟国内的一样，卖相不错。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尝过，不是买不起，只是不愿意，说不出为什么，就是不愿意！

以前日志中曾经提到过在新加坡河的畔吃过一次饭，感叹那条与海口一样的市内河沟，却被治理的优美非常。女儿听过了赞美，很渴望也亲自感受一下，趁着中秋节和乐融融的氛围，我们举家畅游了一次，无论是景致还是美食，都令人流连忘返。

因为中秋节的原因，这条河非常应景地装了许多灯饰，使得平时就绚烂的河景，更加亮丽起来。

你所看到的灯光处，全都坐满了就餐的人，我们就在这一河畔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凉风袭人，眼里看着美景，嘴里吃着美食，心情是何等的畅快淋漓！

这就是著名的辣椒螃蟹，必点的哦！吃吧，文字都无法表述的美味！

其实这些饭菜都是英文名，翻成中文我还找不到适合它的名字。三人吃了四道菜，吃得有点撑了，但是每道菜都觉得不点可惜了。一顿饭吃下来，花了大概100新币——真的物超所值。

被英国殖民过，被日本统治过的新加坡，华人占七成，却毗邻马来西亚、印尼、印度的新加坡。说起她的美食故事，就有了复杂的历史；说起她的美食起源，又有了丰富的地域文化。小小的国家，五味杂陈；又因为小，全国各地美食，就能完好的照单全收，全部包含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包容归包容，绝不篡改，每个国家或地方的美食都绝对保持原汁原味。

饭饱，酒却没足。没错，河的对岸，有一条酒吧街，不喝也逛逛吧，太有feel了。

走着，看着，不免幻想，也许有一天，龙昆河，也如此美丽，魅力……

[ 诗页 ]

## 海南拾趣(三)

■ 阿福

黎妇纹面

为了铭记森林家园，我把每一条山脉都刻在脸上。

棋子湾

棋手们带着输赢走了，只有棋子还静静地停泊在楚河汉界。

海湾

岸弯曲海就弯曲，不弃不离。

渔网

畅游的鱼儿终于有一天向大海报告：我被网潜规则了。

见血封喉

我本没有仇敌，是弓箭手把我拉向杀戮。

## 感恩苦难

■ 恽 恽(海南)

都在危险之中。他多次交代母亲，今后没饭吃也得送子女读书。小时我并不好读书，现在却是如饥似渴。我曾步行四十多公里到县城买新华字典，把字典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。那时看书真是甜蜜，如甘饴般的

感觉令人陶醉。在生产队里，我是唯一一位带书到工地的人。热爱学习说起来好说，做起来不容易的。休息时家人都在聊天或者跑到山涧林子里采竹笋、摘木耳，我捧着一本没用的喃喃自语，真是神经病啊。其实我并不是独立特行，难道命运不是从我出生就对我另眼看待，落在哑口无言的境地吗？

“人生(划上)句号是必然的。一切美好的东西，一撒手，就都消逝了。很多事情想做，都来不及了。”

“好慕虚荣，追名逐利的人，品格境界自然不高，其作品也不会被后世所重。”

“(书法)作品(最后)应该老、朴，自然是第一，装腔作势，不值一看；自然的作品才好，古人好的作品都是自然的。”

“搞书法有两种倾向：一种是只求古朴沉着，属坚守型，此类作品亦有价值，但缺乏现代人审美情趣；另一种(是)活跃，想创新，只搞花架子，毫无意义。”

一些大学语文。书是借的，我常常边看边抄，以备温习之用。有一段时间我搬到村头的一间茅草房居住。离茅草房不远是村里唯一的厕所。女知青临睡前会成群结队到那里。天晴还可，昏暗的雨夜里，树影和山上野兽的叫声使她们惊悚，有胆子特别小的女孩子会突然惊叫着从里面跑出来。我读书时如豆的光亮，成了她们壮胆的路灯。我为此把夜读的时间延长。苦难能使麻木人，也能使人敏感，我有幸得到了后者。我心里有一个神秘的愿望，我要证明所谓的狗崽

告别吴老，告别梅轩，在前往文昌的路上，我却一直无法告别眼前这样一幕：一位仙风道骨的诗人书家，曾经口吐锦绣，胸怀远志；曾经挥洒烟云，笔走龙蛇；曾经远涉南洋，传播翰艺……现如今，却只能无奈又无助地躺在开满洁白花朵的梅花树下，身旁依偎着两盆小兰花……

告别吴老，告别梅轩，在前往文昌的路上，我却一直无法告别眼前这样一幕：一位仙风道骨的诗人书家，曾经口吐锦绣，胸怀远志；曾经挥洒烟云，笔走龙蛇；曾经远涉南洋，传播翰艺……现如今，却只能无奈又无助地躺在开满洁白花朵的梅花树下，身旁依偎着两盆小兰花……

告别人世，自有诸多遗憾。而相伴多年的老梅不离不弃，如妻如子，以花为泪，依然依惜别，除古钱塘林和靖，今世谁人能有此殊遇？

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。世人看不起诚实，连鲁迅也说老实是无用的别称。一般来说可能是这样的。但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比如那么一点疾恶如仇的样子，你的老实就带有别样的锋芒与光辉。这样的人是任何社会、团体与个人都无法蔑视的，因为你有力度、有美感，对社会、对大家有利，必然会被看重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世界早折腾完了。

我父亲的平反事宜得到很多人帮助，有的领导帮我申诉信，更多的朋友帮我拿去投递。父亲是1979年被追认为烈士的，他的遗骨还存放在家国里直到1994年。这时帮忙我的人更多了。我又一次到某单位要求把父亲埋进烈士陵园，抚恤科的人说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上楼找局长。局长叫张安东，他蹲在地上刮胡子。他听我说完就说，你叫他们上来！抚恤科的人来了。局长说，你们说他父亲不能葬烈士陵园，你们把道理一二三写出来！两天后我得到通知，父亲可以安葬烈士陵园了。我拿着字条赶到金牛岭选地点，自己设计自己施工，为父亲建造了一座世上独一无二的纪念牌，还在墓碑的左右两旁各种下一棵南洋杉。我把父亲带着弹痕的骨殖放进基座，母亲来看了，一旁的凤凰树正爆着火红的花。母亲笑着，天空的云淡风轻近午天，傍花随柳过前川。

路上很干净，太阳亮亮的，是个放飞车的好日子。

那时，我二十多岁，正是一个放飞车的年龄。

放飞车真的很过瘾。

风，在耳边欢笑着，细细抚摸着自己的面颊，轻柔如音乐一般。路面上，阳光干净地跳跃着，闪动着。田里的庄稼，路边的树木，还有溪水，还有黑白瓦墙，都在眼前一闪而过。这时，我把所有的关心，所有的烦恼，都抛在脑后，用一两声轻快的口号，抒发着自己的舒畅和快乐，很是潇洒。

当然，路上，时时会走过三个女孩。车子贴着大车而过，丝毫无碍。母亲一句没吭，仍搂着我的腰。但我清晰地感觉到，老人轻轻一抖。

车子又走上了平路，老人仍然一言不语。我心里有点不安，问：“娘，刚才吓着你了吧？”

过了一会儿，母亲平静了呼吸，慢慢地说：“是吓了一跳，倒不是担心自己，是担心你。”

轻轻的，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在我心中投下一粒石子，把我骑车的那种得意、畅快的感觉击得粉碎。一种从未有过的惭愧和自责裹上心头，让我无言以对。

我的车速，不自觉地慢了下来。

我真正体会到了一个母亲对儿子刻骨铭心的关心，那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，而是在灾难到来时，全然忘却自己，一心牵系在儿子身上的轻微的一个颤抖。

那一刻，母亲是怎样地担心啊？

想想，从买摩托车到现在，自己放过多少次飞车啊。每一次，当我在路上吹着口哨，潇洒地奔驰的时候，母亲在家里，该是如何地坐立不安啊。

以后，我再也不放飞车了。

而且，每次骑车到了地方，总是赶紧给母亲打电话，在电话里，我说：“娘，我到了，很平安。”那边，传来母亲的微笑，和长长的嘘声。

## 东方感恩文化 “海航杯”大型有奖征文

我看了很杂乱的一些书，其中包括一

些大学语文。书是借的，我常常边看边抄，以备温习之用。有一段时间我搬到村头的一间茅草房居住。离茅草房不远是村里唯一的厕所。女知青临睡前会成群结队到那里。天晴还可，昏暗的雨夜里，树影和山上野兽的叫声使她们惊悚，有胆子特别小的

女孩子会突然惊叫着从里面跑出来。我读书时如豆的光亮，成了她们壮胆的路灯。我为此把夜读的时间延长。苦难能使麻木人，也能使人敏感，我有幸得到了后者。我心里有一个神秘的愿望，我要证明所谓的狗崽

告别吴老，告别梅轩，在前往文昌的路上，我却一直无法告别眼前这样一幕：一位仙风道骨的诗人书家，曾经口吐锦绣，胸怀远志；曾经挥洒烟云，笔走龙蛇；曾经远涉南洋，传播翰艺……现如今，却只能无奈又无助地躺在开满洁白花朵的梅花树下，身旁依偎着两盆小兰花……

告别人世，自有诸多遗憾。而相伴多年的老梅不离不弃，如妻如子，以花为泪，依然依惜别，除古钱塘林和靖，今世谁人能有此殊遇？

路上很干净，太阳亮亮的，是个放飞车的好日子。

那时，我二十多岁，正是一个放飞车的年龄。

放飞车真的很过瘾。

风，在耳边欢笑着，细细抚摸着自己的面颊，轻柔如音乐一般。路面上，阳光干净地跳跃着，闪动着。田里的庄稼，路边的树木，还有溪水，还有黑白瓦墙，都在眼前一闪而过。这时，我把所有的关心，所有的烦恼，都抛在脑后，用一两声轻快的口号，抒发着自己的舒畅和快乐，很是潇洒。

当然，路上，时时会走过三个女孩。车子贴着大车而过，丝毫无碍。母亲一句没吭，仍搂着我的腰。但我清晰地感觉到，老人轻轻一抖。

车子又走上了平路，老人仍然一言不语。我心里有点不安，问：“娘，刚才吓着你了吧？”

过了一会儿，母亲平静了呼吸，慢慢地说：“是吓了一跳，倒不是担心自己，是担心你。”

轻轻的，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在我心中投下一粒石子，把我骑车的那种得意、畅快的感觉击得粉碎。一种从未有过的惭愧和自责裹上心头，让我无言以对。

我的车速，不自觉地慢了下来。

</div